

後漢書

冊天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易繫辭曰

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占也者先王所以

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易說卦曰聖人

辭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若夫陰陽推步之

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滕於

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赤文朱字

止壇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吳黃龍卷舒

圖出水箕子之術行陰陽之術也五師曠之書占災異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上列傳一中華書局聚

今書七志有緯候之部尚緯七經緯也候鈴決之符法

有玉鈴篇及玄女六韜要訣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

有陰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

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

遠之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

有請糧食益兵之符長五寸有堅守之符長八寸有敵

長四寸糧食益兵之符長五寸有堅守之符長八寸有敵

符若告者事聞誅皆所以探抽冥蹟參驗人區時有可

聞者焉按爾雅曰蹟也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

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

見甲經七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

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關陽為天而前書班固曰東方朔

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

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

楚辭曰索瓊茅以筵馬專注云筵八段竹也楚人名結

草折竹曰專筵音大寧反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

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

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及望雲省

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省

省氣者觀城郭人紀

畜氣以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

言性命

又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末而抑其端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或曲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辭以章其義

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亾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注論語孔子之言鄭玄

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

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居焉

武帝

時李少君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君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溢

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

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

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

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

忤淪敗

本傳各見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

時矣

其內學謂圖識之書也

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

不經

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

謂桓譚賈逵張衡子

子

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

司馬遷字

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

夫物之

所偏不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

愛破五反若乃詩之

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

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

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

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

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

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

故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之

易繫辭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

流宕過誕亦失也

取遣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以

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爲失也○劉攽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文不成文理

注亦不明蓋非本真

中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

餘亦班班名家焉

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

其徒亦有雅才偉德

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

因合表之云

表顯也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

父文孫明曉天官風

星祕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舊

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

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

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

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

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

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

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

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

鋪時湍水涌起十餘丈鄺元水經注云湍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湍音子延

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

空掾平帝卽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

也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

一○劉歆曰舊本有倒字不合刊去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

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悉得完

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

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

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

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表其墓華

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石爲妃文公

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筭

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

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傳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

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鄭丘漢改爲新鄭章

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

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

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

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

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

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

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卽位

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

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

三潁

潁音也音異

執法奏爲不敬

執法亂劾之官也

詔問其故

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
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
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鞅在馬胸音膺帝不從
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
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
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瞽
不復言也瞽亂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
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
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
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
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

東陽縣

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

晨欲脩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

用方進之言

前書翟方進奏壞鴻卻陂

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

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

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

方進字子威芋

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亭作羹

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

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

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

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

塘堤

堰水也

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

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

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

矣大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

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

尼首首象尼丘

山中下四方高也

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

陽歛歛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鑕詣闕請歛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旣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

○劉歆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日字

獲聞之

卽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

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

續漢

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

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

軾所以禮

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

石城在今蘇州西南

石城

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

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

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從東南飛來於是候

鳬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爲焉乃詔上方詠視

說文曰詠

亦視也音真各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

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棺於堂前

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二上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
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
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
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
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
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
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
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
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
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
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
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

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

以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

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也舉孝廉為壽張令

謝承書曰縣人

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

教其學問各得通經兩皆為聘娶皆成善士夷吾薦

於山流徙郡國選舉表復兩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

稍

遷荊州刺史

謝承書曰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疑

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惟

隔中央夷吾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

臣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

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

用臯陶政致雍熙

字劉攽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

誤也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

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

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竊

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

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

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

陳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

仁足濟時

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

圖錄探蹟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

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

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

董勗也

得以免戾寔

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

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

履約紹公儀之操

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

尋功簡能

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

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

州之伯也

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

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

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

陰陽占候
見前書

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

不馳驚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

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

蓂

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
知吉元大也蓂亦棟也

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

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

五品五常
之教也謂

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也

訓順也

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

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

疇類也

尸祿負乘夕惕若

厲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
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懼若危厲

願乞骸

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

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

柴車賤
車也

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

剋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

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墓謂塋域
墳謂築土

時博士渤

後

漢

書

卷一百一十二上

列傳

八

中華書局聚

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

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

棺音古亂反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

茂州文郡發庫兵擊之又風吹削哺

哺當作柿音

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

爲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爲反哺之哺學士因云

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

太守以問由由

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

數包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旣

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